

感论)对参术调中汤注云:“五味子之酸,收耗散之气,止咳嗽。”故久咳肺气耗散,或多汗不止等证,可用收敛之药,如五味子、诃子、乌梅、白芍等。

能涩,有止涩之义。即涩精、涩肠的作用。如《汤液本草》曰:“山茱萸之涩以收其滑。”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赤石脂,其性涩,涩而重,故能收湿、止血而固下。下者,肠澼泄痢,崩带失精是也。”故滑精、遗尿、久泻、久痢、崩漏、带下及脱肛、子宫下垂等证,可用止涩之药,如芡实、金樱子、禹余粮、赤石脂等。

5. 咸味 能软,能下。

能软,即软化坚结之义。如《汤液本草》曰:“牡蛎,咸为软坚之剂。以柴胡行之,故能去胁下之硬。以茶引之,能消结核。”故痰瘀相结,肋下硬痛,瘰疬结核,睾丸肿硬,常用牡蛎、昆布、海藻等。

能下,即咸寒之药,能“下燥屎,逐结热”(《注解伤寒论》大承气汤注),以治大便燥结不通。常用药如芒硝等。

此外,涩味的作用,参见酸味。淡味能利,能渗。《药品化义·辨药八法》云:淡味“渗泄,利窍,下行。”《本草备要》云:“淡者能利窍,能渗泄。”即能利下窍,渗泄水湿,通利小便之义。常用药如茯苓、猪苓等。

#### (四) 药性五味的运用

五味的运用,必先结合四气,才能完整地认识药性、运用药性,并在阴阳、五行的理论指导下,联系脏腑以说明五味运用的宜忌。

1. 五味与四气的关系最为密切,两者相合,构成最基本的药性。若单凭五味不与四气相合,则不能完整地、准确地认识药性。《本草纲目》序例:“李杲曰,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,辛甘淡酸苦咸之味也。一物之内,气味兼有,一药之中,理性具焉。或气一而味殊;或味同而气异。”《本草经疏》亦谓:“药有五味,中涵四气,因气味而成其性。”这说明药物的味同气不同,或气同味不同,其作用就有差异。故五味必须与四气相结合来认识药性,才能准确地发挥其作用。如味辛者能散,紫苏味辛性温,则能散风寒;薄荷味辛性凉,则能散风热。味甘者能补,黄芪味甘性温,能补中气;石斛味甘性寒,能养胃阴。味苦者能燥,厚朴味苦性温,能燥脾胃寒湿;黄连味苦性寒,能清胃肠湿热。

2. 食物五味,用以养生,药物五味,藉以治病。在运用时,当明确其阴阳属性和适应的范围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“味厚者为阴,薄为阴之阳……味厚则泄,薄则通……”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:“五味阴阳之用何如?岐伯曰:辛甘发散为阳,酸苦涌泄为阴,咸味涌泄为阴,淡味渗泄为阳。”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云:“味之薄者,阴中之阳,引清气上升也。”又云:“辛苦微温之剂生阳气,阳生则阴长。”《医经溯洄集·内伤余议》云:“药有气厚、气薄,味厚、味薄。味厚者属阴而滋精气;气厚者属阳而滋形。”以上所述,其文虽简,其义甚明,即明确了药味的阴阳属性,以便于掌握药性,运用药物。《素问·五藏生成篇》曰:“心欲苦,肺欲辛,肝欲酸,脾欲甘,肾欲咸,此五味之所合也。”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:“五味所入:酸入肝,辛入肺,苦入心,咸入肾,甘入脾。”上述“所合”、“所入”,即以五行学说将五味与五藏相联系,以说明其主要适应范围,作为运用五味作用的指归。

五味有各自的作用,用之得当,能补虚扶弱,祛邪愈疾。若有所偏嗜,或用之太过,则会起相反作用。故《内经》有“五味所伤”、“五味所禁”之诫。如《素问·五藏生成篇》云:“多食咸,则脉凝泣而变色;多食苦,则皮槁而毛拔;多食辛,则筋急而爪枯;多食酸,则肉胝腠而唇揭;多食甘,则骨痛而发落。此五味之所伤也。”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:“辛走气,气病无多食辛;咸走血,血病无多食咸;苦走骨,骨病无多食苦;甘走肉,肉病无多食甘;酸走筋,筋病无多食酸。是谓五禁,无令多食。”《灵枢·五味》云:“五

禁,肝病禁辛,心病禁咸,脾病禁酸,肾病禁甘,肺病禁苦。”上述“五味所伤”和“五味所禁”,从理论上说则含五行相克之义(马师曰:“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,皆五行相克者也。”);从生活、临床实际来说,若长期偏嗜某味,或食某味过浓;或久用某味之药,确有不良反应出现。故张隐庵谓:“五味所以养五脏之气者也,病则气虚,故无令多食。盖少则补,多则反伤其气。”至于临床用药,如何从五味的角度考虑其禁忌,可从各味作用的对面衡量。如辛味能散,能行,若虚人用之,能耗散元气。甘味能补、能缓,若湿盛者用之,能助湿恋邪。苦味能燥、能泄,阴虚者用之,能伤津耗液;清气不升者用之,更使陷者难举。酸味能收、能涩,积滞或湿浊未清者,能留邪难去。咸味能润下燥结,脾虚便泄者则忌;咸味能“助水邪”(《本草纲目·金石部·盐》),咳嗽、水肿者忌。此仅略举之例,可以“一隅三反”。

## 第二节 形性药性

形性药性,是以药材的性状(形、色、臭、体)来说明药物作用的理论。药物的性状和药物的性能作用之间,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这一理论,近代临床使用较少,然而,其中也有部分内容仍被应用,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,如芳香开窍,芳香化湿,介类潜阳,藤类祛风通络等。

### 一、气臭

气臭,是指通过嗅觉而感知的气,即香臭之气,或称臭,或称气,或称气味。在药性的论述中,气臭常并提,如《圣济经》曰:“物有气臭,有性味,合之则一,离之则异,交取互用。”又曰:“世人……知性味为本,不知气臭自有致用之异。”贾所学更强调气臭的重要性,他在《药品化义·辨药八法》中提出:对药物“当验其体,观其色,臭其气,嚼其味……唯辨此四者宜先,而后推其形,察其性,原其能,定其力,则凡厚薄、轻重、缓急、躁静、平和、酷锐之性及走经、主治之义无余蕴矣。”这说明药物的体、色、气、味等是从感官察觉的性质为最重要,然后在四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审察其形、性,推求其能、力,至于归经、主治等的义理也可以理解清楚了。因此药物的气臭对辨识药物阐发药性及临床应用等均有一定作用。

#### (一) 气臭的内容

气臭与人体(生理、病理)的关系,早在《内经》中就有记载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曰:“天食人以五气,地食人以五味,五气入鼻,藏于心肺……五味入口,藏于肠胃。”王冰注云:“天以五气食人者,腥气凄肝,焦气凄心,香气凄脾,膻气凄肺,腐气凄肾也。”此处所指的“五气”,即臊、焦、香、腥、腐“五臭”,乃触鼻可闻的嗅觉之气。又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更将五气与五行、五脏相配,论述五脏与四时、饮食气味的关系,指出:肝味酸,其类草木,其臭臊;心味苦,其类火,其臭焦;脾味甘,其类土,其臭香;肺味辛,其类金,其臭腥;肾味咸,其类水,其臭腐。后世医药学家亦有据“五臭凑五脏”的理论解释药物功效。例如《神农本草经读》曰:“臭香,得土之正气……故专主脾胃之病。”《药品化义》曰:五灵脂“气膻,入肝最捷”。此外,还有同气相应之说,认为药物气臭与人体某种物质的气臭相似而感应,使药效直达病所,起到治疗作用,例如《本草纲目》云:盐“气味咸腥,人之血亦咸腥……从其类也。”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曰:水蛭“为其味咸,故善入血分;为其气腐,其气味与瘀血相感召,不与新血相感召,故但破瘀血而不伤新血。”

气臭不只臊、焦、香、腥、腐五种,《本草品汇精要·凡例》第十二则“臭”分腥、膻、香、臭、朽五种,另书中还有臊、焦等记载。贾所学的《药品化义》创辨药八法,将“气”分为“膻、臊、香、腥、臭、